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晉文紀卷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喬齡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謄錄監生臣王增閶

西晉文紀卷十五

明　梅鼎祚　編

西晉十五

陸機

字士衡吳郡人吳丞相遜之孫領父抗兵為牙門將吳亡歸晉歷平原內史為成都王河北大都督軍敗以宦人孟玖等譖害之

薦賀循郭訥疏

晉書循為武康令有惠政久不進敘著作郎陸機薦循及訥

伏見武康令賀循德量邃茂才鑒清遠服膺道素風操凝峻歷試二城刑政肅穆前蒸陽令郭訥風度簡曠器

識朗拔通濟敏悟才足幹事循守下縣編名凡悴訥歸家巻棲遲有年皆出自新邦朝無知已居在遐外志不自營年時倏忽而邈無階緒實州黨愚智所為恨恨臣等伏思臺郎所以使州州有人非徒以均分顯路惠及外州而已誠以庶士殊風四方異俗壅隔之害遠國益甚至於荆揚二州户各數十萬今揚州無郎而荆州江南乃無一人為京城職者誠非聖朝待四方之本心至於才望資品循可尚書郎訥可太子洗馬舍人此乃衆

望所積非但企及清塗苟充方選也謹條資品乞蒙簡察晉書恪居虞書作居在恨恨作恨然

與趙王倫薦戴淵疏淵字若思廣陵人少游俠遇機赴洛船裝掠之指麾同旅皆得其宜機知非常人遥謂曰卿才器如此乃復作刼邪淵感悟因流涕投劍就之機與定交馬舉孝廉入洛機時為倫相國參軍薦于倫辟除沁水令不就後仕驃騎將軍為王敦所害

蓋聞繁弱登御然後高墉之功顯孤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是以高世之主必假遠邇之器藴匵之才思託

大音之和伏見處士廣陵戴若思年三十清冲履道德量允塞思理足以研幽才鑒足以辯物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砥節立行有井渫之潔誠東南之遺寶宰朝之奇璞也若得託蹟康衢則能結軌驥騄曜質廊廟必能垂光璵璠矣惟明公垂神採察不使忠允之言以人而廢晉書

同前　虞預晉書

伏見處士戴淵砥節立行有井渫之潔安窮樂志無風

塵之慕誠東南之遺寶朝廷之貴璞也若得寄跡康衢必能結軌驥騄耀質廊廟必能垂光瑜璠夫枯岸之民果於輸珠潤山之客烈於貢玉蓋明暗呈形則庸識所甄也

薦張暢表

伏見司徒下謙議大夫張暢除當爲豫章内史丞暢才思清敏志節貞勵秉心立操聚有名譽其年時儁比多歷郡守惟暢陵遲未齒而佐下蕃遂蹈碎濁於暢名實

損愚以為宜解舉試以近縣北堂書抄

惠帝詔報

暢既為是人所稱便差代之

謝平原內史表趙王倫輔政引機為相國參軍倫將簒以為中書郎及倫誅齊王冏以機職在中書九錫文及禪詔疑機與焉收付廷尉賴成都王穎吳王晏救免冏敗穎表為平原內史

陪臣陸機言今月九日魏郡太守遣兼丞張含齎板詔書印綬假臣為平原內史拜受祗竦不知所裁臣本出

自敵國世無先臣宣力之效才非丘園耿介之秀皇澤
廣被惠濟無遠擢自羣萃累蒙榮進入朝九載歷官有
六身登三閣宦成兩宮服冕乘軒仰齒貴游振景拔迹
顧邈同列施重山岳義足灰沒遭國顛沛無節可紀雖
蒙曠蕩臣獨何顏俛首頓膝憂愧若厲而橫為故齊王
冏所見枉陷誣臣與衆人共作禪文幽執囹圄當為誅
始臣之微誠不負天地倉卒之際慮有逼迫乃與弟雲
及散騎侍郎袁瑜中書侍郎馮熊尚書右丞崔基廷尉

正顧榮汝陰太守曹武思所以獲免陰蒙避迴崎嶇自列片言隻字不關其間事蹤筆跡皆可推校而一朝翻然更以為罪蕞爾之生尚不足吝區區本懷實有可悲畏逼天威即罪惟謹鉗口結舌不敢上訴所天莫大之釁日經聖聽肝血之誠終不一聞所以臨難慷慨而不能不恨恨者惟此而已重蒙陛下愷悌之宥迴霜收電使不隕越復得扶老攜幼生出獄户懷金拖紫退就散輦感恩惟咎五情震悼跼天蹐地若無所容不悟日月

之明遂垂曲照雲雨之澤播及朽瘁忘臣弱才身無足
采衰臣零落罪有可察苟削丹書得夷平民則塵洗天
波謗絕衆口臣之始望尚未至是猥辱大命顯授符虎
使春枯之條更與秋蘭垂芳陸沉之羽復與翔鴻撫翼
雖安國免徒起紆青組張敞亡命坐致朱軒方臣所荷
未足為泰豈臣蒙垢含吝所宜忝竊非臣毀宗夷族所
能上報喜懼參并悲慙哽結拘守常憲當便道之官不
得束身奔走稽顙城闕瞻係天衢馳心輦轂臣不勝屏

營延仰謹拜表以聞初學記載謝表云臣以職在中書制命所出而臣本以筆札見知慮逼廹不獲已乃詐發內妹喪出就弟雲哭泣受弔片言隻字不闗其間

詣吳王晏表

臣本吳人靖居海隅朝廷欲抽引遠人綏慰遐外故太傅所辟殿下東到淮南發詔以臣為郎中令太平御覽書抄載詣吳王表相國參軍牽取臺郎臣獨以髙陽見取王隱晉書載與吳王表禪文本草見在中書一字一蹟自可分別

至洛與成都王頴牋太安初頴起兵討長沙王乂表請誅后父羊元之左

將軍皇甫商等檄又使就第以機為前鋒都督前將軍假節與穎牋及戰於鹿苑機軍敗績穎收機斬之夷其三族

王室多故禍難荐有羊元之乘寵凶豎專記朝政姦臣賊子是為比周皇甫商同惡相求共為亂階至令天子飄飄甚於贅旒伏惟明公匡濟之舉義命方宣元戎既啟風威電赫機以駑闇文武寡施猥蒙橫授委在外閫輒承嚴教董率諸軍惟力是視陸士衡集　羊元之泰山南城人惠皇后父歷尚書右僕射加侍中成都王攻長沙王以討元之為名之憂懼卒廢后為庶人　選注機與成都王牋慶雲

惠露止於落葉

與長沙夫人書

士璜亾恨一襦少便以機新襦衣與之太平御覽與長沙顧母書痛心拔惱有如孔懷　顔氏家訓云機叙從祖弟士璜死乃言云云心既痛矣即為甚思何故言有如也當謂親兄弟為孔懷於義通乎

與弟雲書

左思作三都賦構思十年初機入洛亦欲為此聞思作之撫掌而笑與雲書及思賦出機絕歎伏以為不能加遂輟筆焉

此間有一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以覆酒甕耳世說晉

陽秋云吳人以中州人為傖

酒甕一作酒瓺一作醬甕

與弟雲書

仁壽殿前有大方銅鏡高五尺餘廣三尺二寸立著庭中向之便寫人形體了了亦怪也

又

天淵池南角有果各作一株無處不有縱横成行一果之間輙作一堂又云天淵池養山雞甚可嬉

又

張騫爲漢使外國十八年得塗林安石榴也此藝文類聚齊民要術載陸機與弟雲書張騫使外國十八年得苜蓿種歸

又

監徒武庫建始殿諸房中見有兩足猴眞怪物也並太平御覽又云聽訟觀東作百丈許廊屋水經注又云門有三層高百尺言洛陽大夏門也

演連珠五十首載文選

臣聞日薄星廻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沖后土所以播氣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是以百官恪居以赴

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要克諧之會

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是以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故明主程才以效業貞臣底力而辭豐

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之丘園之秀因時則揚是以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蒼

臣聞世之所遺未為非寶主之所珍不必適治是以俊乂之藪希蒙翹車之招金碧之巖必辱鳳舉之使

臣聞祿施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非興邦之選是以三卿世及東國多衰弊之政五侯並軌西京有陵夷之運

臣聞靈輝朝覯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是以至道之形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洽百姓無匱於心

臣聞頓網探淵不能招龍振網羅雲不必招鳳是以巢箕之叟不盼丘園之幣洗渭之民不發傅巖之夢

臣聞鑑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也有畔

而眡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不以器是以萬邦凱樂非悅鐘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玉帛之惠

臣聞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是以都人冶容不悅西施之影乘馬班如不輟太山之陰

臣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藏器在身所乏者時是以充堂之芳非幽蘭所難繞梁之音實縈絃所思

臣聞智周通塞不為時窮才經夷險不為世屈是以淩

飈之羽不求反風矅夜之目不思倒日

臣聞忠臣率志不謀其報貞士發憤期在明賢是以柳莊黜擯非貪瓜衍之賞禽息碎首豈要先茅之田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輝是以明哲之君時有蔽壅之累俊乂之臣屢抱後時之悲

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生於絶絃是以貞女要名於没世烈士赴節於當年

臣聞良宰謀朝不必借威貞臣衛主修身則足是以三

晉之强屈於齊堂之俎千乘之勢弱於陽門之哭

臣聞赴曲之音洪細入韻蹈節之容俯仰依詠是以言

苟適事精粗可施士苟適道修短可命

臣聞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徽自遠是

以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

臣聞覽影偶質不能解獨指跡慕遠無救於遲是以

循虛器者非應物之具玩空言者非致治之機

臣聞鑽燧吐火以續暘谷之晷揮翮生風而繼飛廉之

功是以物有微而毗著事有瑣而助洪

臣聞春風朝煦蕭艾蒙其溫秋霜宵墜芝蕙被其涼是以威以齊物為肅德以普濟為弘

臣聞性之所期貴賤同量理之所極卑高一歸是以准月稟水不能加涼晞日引火不必增輝

臣聞巧盡於器習數則貫道繫於神人亡則滅是以輪匠肆目不乏奚仲之妙瞽叟清耳而無伶倫之察

臣聞絕節高唱非凡耳所悲肆義芳訊非庸聽所善是

以南荆有寡和之歌東野有不釋之辯

臣聞尋煙染芬薫息猶芳徵音錄響操終則絶何則垂於世者可繼止乎身者難結是以玄晏之風恒存動神之化已滅

臣聞託闇藏形不為巧密倚智隱情不足自匿是以重光發藻尋虚捕景大人貞觀探心昭忒

臣聞披雲看霄則天文清澄風觀水則川流平是以四族放而唐劭二臣誅而楚寧

臣聞音以比耳為美色以悅目為歡是以衆聽所傾非假百里之操萬夫婉孌非俟西子之顔故聖人隨世以擢佐明主因時而命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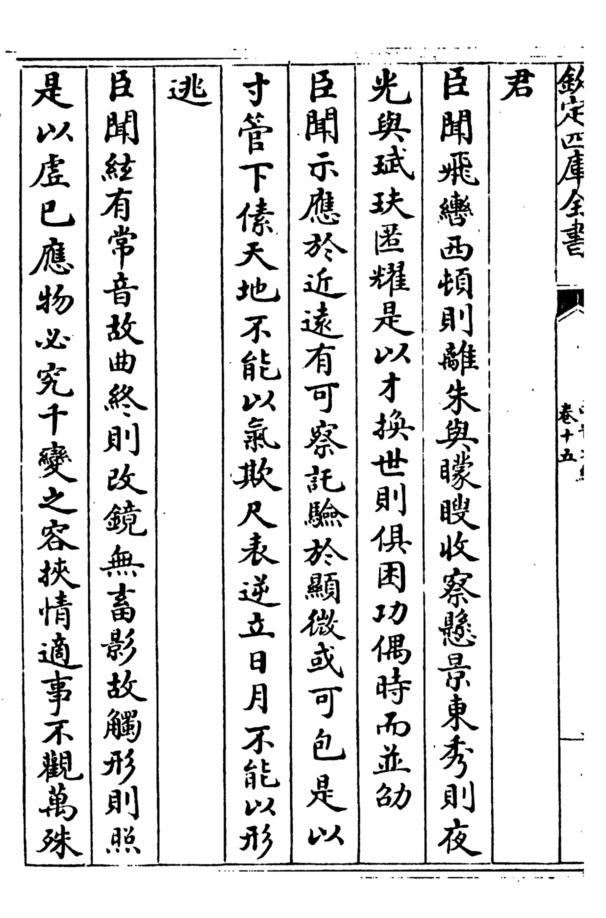
臣聞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牽乎時者非克己所勗是以利盡萬物不能叡童昏之心德表生民不能救棲遑之辱

臣聞動循定檢天有可察應無常節身或難照是以望景揆日盈數可期撫臆論心有時而謬

臣聞傾耳求音眂優聽苦澄心徇物形逸神勞是以天殊其數雖同方不能分其慽理塞其通則並質不能共其休

臣聞遯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懷春之情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愈達故凌霄之節厲

臣聞聽極於音不慕鈞天之樂身足於蔭無假垂天之雲是以蒲密之黎遺時雍之世豐沛之士忘桓撥之



君

臣聞飛轡西頓則離朱與矇瞍收察懸景東秀則夜光與珷玞匿耀是以才換世則俱困功偶時而並劭

臣聞示應於近遠有可察託驗於顯微或可包是以寸管下傃天地不能以氣欺尺表逆立日月不能以形逃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則照是以虛己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不觀萬殊

之妙

臣聞柷敔希聲以諧金石之和鼙鼓疎擊以節繁絃之契是以經治必宣其通圖物恒審其會

臣聞目無常音之察耳無照景之神故在乎我者不誅之於己存乎物者不求備於人

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肆口而食屬厭則充是以王鮪登俎不假吞波之魚蘭膏停室不思銜燭之龍

臣聞衝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震風洞發則夏屋有

時而傾何則牽乎動則靜凝係乎靜則動貞是以遥風大行貞女蒙治容之誨淳化殷流盜跖挾曾史之情

臣聞達之所服貴有或遺窮之所接賤而必尋是以江漢之君悲其墜屨少原之婦哭其亾簪

臣聞觸非其類雖疾弗應感以其方雖微則順是以商飈漂山不興盈尺之雲谷風乘條必降彌天之潤故闇於治者唱繁而和寡審乎物者力約而功峻

臣聞煙出於火非火之和情生於性非性之適故火壯則煙微性充則情約是以殷墟有感物之悲周京無佇立之跡

臣聞適物之技俯仰異用應事之器通塞異任是以鳥棲雲而繳飛魚藏淵而網沉貴鼓密而含響朗笛疎而吐音

臣聞理之所守勢所常奪道之所閉權所必開是以生重於利故據圖無揮劍之痛義重於身故臨川有投

跡之衰

臣聞圖形於影未盡纖麗之容察火於灰不覩洪赫之烈是以問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

臣聞通於變者用約而利博明其要者器淺而應玄是以天地之賾該於六位萬殊之曲窮於五絃

臣聞情見於物雖遠猶疎神藏於形雖近則密是以儀天步晷而修短可量臨淵揆水而淺深難察

臣聞虐暑熏天不減堅氷之寒涸陰凝地無累陵火之

熱是以吞縱之强不能反蹈海之志漂櫓之威不能降西山之節

臣聞理之所開力所常達數之所塞威有必窮是以烈火流金不能焚景沉寒凝海不能結風

臣聞足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累不能淫是以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勁陰殺節不凋寒木之心

七徵

玄虛子耽性沖素雍容玄泊棄時俗而弗狥甘漁釣於一壑乃有通微大夫怨皇居之失實傷鴻搢之後開策玄黄於榛險憑穴巖而放言通微大夫曰竒膳玉食窮滋致豐簡犧羽族考牲毛宗俯出沉鮪仰落歸鴻剖采胎於孕豹宰潛肝乎豢龍拾朝陽之遺卵納丹穴之飛凰神宰竒稔嘉禾之穗含滋發馨素潁玉銳灼若皓雪之類玄雲皎若明珠之積緇遺素蟻踊而瀺灂滋芬溢而相徹味雖濃而弗爽氣既惠而復竒介景福於眉壽

裕溫克乎齊聖子能饗之乎通微大夫曰豐居華殿奇搆磊落萬宇雲覆千楹林錯仰綏瑰木俯積瑛石敷延袤之廣廡矯凌霄之高閣秀清暉乎雲表騰藻陰之奕奕珍觀清榭岳立連行雲階飛陛仰陟穹蒼聳浮柱而虬立施飛檐以龍翔回房旋室綴珠襲玉圖畫神仙延祐承福懸闥高達長廊迴屬於是登漸臺理俊音鏡玄沚望長林逐狡獸弋輕禽覽壯藝以悅觀聆和樂而怡心子能居之乎通微大夫曰金石諧而齊響塤篪協而和

鳴於是才人進羽籥㕍弁被藻襲俯縈領以鴻歸仰矯首而鶴立激長歌而丹唇發鏗鏘乎柔木合清商以絶節揮流徵而赴曲奏商荆之高歎詠易水之清角爾乃覩蛾眉之羣麗容既都而又閑矯纖腰以逐節頓皓足於鼓盤舒妍暉以妖韶若陵危之未安迺微大夫曰蓋聞沬北有采唐之思淇上有送予之歎關雎以寤寐為戚溱洧以謔浪為歡若夫妖嬪豔女蒐羣擢俊穆藻儀於今表茂當年之柔嫚馨妍規之約綽體每變而增閑

秀紅蕤其愉愉若餘穎之可飡若夫靈炁潛祖顏退羽觴升清琴厲因清明以宣誠流檄睇而授愛纖手揮而鳴佩鏗華衿被則芳塵萃子其納之乎通微大夫曰塗有殊而一致業有殊而名約各因姿以效績期寄響於天人也孰與顯奇蹤於萬邦撫六轡而高遊瞰八宇以攄眄齊清風乎諸侯言成否泰氣作温涼彌侵略於强暴綜隧紀乎危邦子豈不顧斯之雍容乎通微大夫曰明主應期撫民以德配仁風於黄唐齊威靈乎宸極彝

倫幸序庶績咸乂盪流風於雍俗給天民乎齊泰是以玄靈感而表應嘉神繁而畢覿舞唐庭之來儀鳴岐陽之鸑鷟應天監之休命荷神聽之介福然聖主達持盈之寶術寤經國之在賢各畢榮於分局期贊化於大鈞吾子豈不欲縻好爵於天宇顯劉業乎帝臣歟玄虛子作而言曰甚哉鄙人之惑也猶窮繩自逸於井幹憑河盜本於黃川欽至論敷敝衽謹聞命於王孫書鈔載七徵云旨甘調以充饑芬馨發而協氣又七羨云湘陰有酎其色澄清秋醪春醞酒惟九成又七導云操紫開之

神機審必中而後射長角三倡武士旂布

豪士賦叙 齊王冏既誅趙王倫矜功自伐受爵不讓機作豪士賦以刺焉冏卒以敗

序載文選晉書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循心以爲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存夫我者隆殺止乎其域繫乎物者豐約唯所遭遇落葉俟微風以隕而風之力蓋寡孟嘗遭雍門以泣而琴之感以末何者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繁哀響也是故苟時

啟於天理盡於民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筲可以定烈士之業言遇時也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勢也歷觀古今徼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勳神器暉其顧眄萬物隨其俯仰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說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哉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

故曰天可讐乎而時有袪服荷戟立於廟門之下援旗撍衆奮於阡陌之上況乎代主制命自下裁物者哉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且夫政由甯氏忠臣所為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久堪是以君奭鞅鞅不悦公旦之舉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而成王不遣嫌吝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者與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昵焉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没齒忠莫至焉

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懷忠敬而齒劍固其所也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大德至忠如此此之盛尚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謗於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覩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又況乎饕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之謀已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懼萬民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傷心

之怨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上下衆心日陊危機
將發而方偃仰瞻盻謂足以夸世笑古人之未工忘已
事之已拙知曩勳之可矜暗成敗之有會是以事窮運
盡必於顛仆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聖人忌功名之
過已惡寵祿之踰量蓋爲此也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
共有而游子狥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
之分唯此而已夫蓋世之業名莫大焉震主之勢位莫
盛焉率意無違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盈不

可益盈難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洋洋之風俯冠來籍而大欲不乏於身至樂無愆乎舊節彌效而德彌廣身愈逸而名愈劭此之不為彼之必昧然後河海之跡堙為窮流一簣之釁積成山岳名編凶頑之條身厭荼毒之痛豈不謬哉故聊賦焉庶使百世少有寤云風五臣作飆何者晉書作何哉勢作世眠五臣作瞑

文賦序

余每觀才士之作竊有以得其用心夫其放言遣辭良多

變矣妍蚩好惡可得而言每自屬文尤見其情恒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論作文之利害所由他日殆可謂曲盡其妙至於操斧伐柯雖取則不遠若夫隨手之變良難以辭逮蓋所能言者具於此云爾

遂志賦序

昔崔篆作詩以明道述志而馮衍又作顯志賦班固作幽通賦皆相依倣焉張衡思玄蔡邕玄表張叔哀系此

前世之可得言者也崔氏簡而有情顯志壯而汎濫哀系俗而時靡玄表雅而微素思玄精練而和惠欲麗前人而優游清典漏幽通矣班生彬彬切而不絞哀而不怨矣崔蔡沖虛温敏雅人之屬也馮衍抑揚頓挫怨之徒也豈亦窮達異事而聲為情變乎余備託作者之末聊復用心焉

懷土賦序

余去家漸久懷土彌篤方思之殷何物不感曲街委巷

罔不興詠水泉草木咸足悲焉故述斯賦

思歸賦序

余以元康六年冬取急歸而王師外征職典中兵與聞軍政懼兵革未息宿願有違懷歸之思憤而成篇

愍思賦序

予屢抱孔懷之痛而奄復喪同生姊銜恤哀傷一載之間而喪制便過故作此賦以紓慘惻之感

廳嘉賦序

友人有作嘉遁賦與余者作賦應之號曰應嘉云

歎逝賦序

昔每聞長老追計平生同時親故或凋落已盡或僅有存者余年方四十而懿親戚屬亾多存寡昵交密友亦不半在或所曾共遊一途同宴一室十年之內索然已盡以是思哀哀可知矣

大暮賦序

夫生死是得失之大者故樂莫甚焉哀莫深焉使死而

有知乎安知其不如生如遂無知耶又何生之足戀故極言其哀而終之以達庶以開夫近俗云

桑賦序

皇太子便坐蓋本將軍直廬也初世祖武皇帝為中壘將軍植桑一株世更三代年漸三紀綠葉興而盈尺崇條蔓而增尋扶疏豊衍抑有瑰異焉三代一作二代

鞠歌行序

序曰按漢宮閣有含章鞠室靈芝鞠室後漢馬防第宅

卜臨道連閣通池鞠城彌於街路鞠歌將謂此也又東阿王詩連騎擊壤或謂蹴鞠乎三言七言雖奇寶名器不遇知已終不見重願逢知已以託意焉

答賈謐詩序

余昔為太子洗馬魯公賈長淵以散騎常侍侍東宮積年余出補吳王郎中令元康六年入為尚書郎魯公贈詩一篇作詩答之云爾

贈弟士龍詩序

余弱年夙孤與弟士龍銜卹喪庭續會逼王命墨絰即戎時並縈髮悼心告别漸歷八載家邦顛覆凡厥同生彫落殆半收迹之日感物興哀而龍又先在四時迫當祖載二昆不容逍遥銜痛東徂遺情西慕故作是詩以寄其哀苦焉

辨亾論上篇 機年二十吴滅閉門勤學積有十年乃論孫氏權所以得皓所以亡又述其祖父功業作辨亡論二篇 載文選晋書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内皇綱弛紊

王室遂卑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吴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權畧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盪兵交則醜虜授馘遂掃清宗祊蒸禋皇祖於時雲興之將帶州飆起之師跨邑哮闞之羣風驅熊羆之衆霧集雖兵以義合同盟戮力然皆包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見如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

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飭法修師則威徳翕赫賓禮名
賢而張昭為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為之傑彼二君子
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
以氣集而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干紀旋皇
輿於夷庚反帝座乎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
而歸舊物戎車既次羣雄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用
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於逸軌睿心因於令圖從政咨
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

洛後茂好謀善斷束帛旅於邱園旌命交於塗巷故豪彥尋聲而嚮臻志士希光而景騖異人輻輳猛士如林於是張昭為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儔入為腹心出作股肱甘寧淩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隲以名聲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温張惇以諷議舉正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

機祥協徳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駱統劉基強諫以補過謀無遺諝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吴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常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楫萬計龍躍順流鋭騎千旅虎步原隰謨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滸之志一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蹟遠遁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陸公亦挫

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鋭蓬籠之戰孑輪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衂財匱而吳莞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鼎峙而立西屠庸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涘東包百越之地南括群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群后虎臣毅卒循江而守長棘勁鎩望飆而奮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於下化協殊裔風衍遐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擾於

外閑明珠瑋寶耀於内府珍瑰重跡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輶軒騁於南荒衝輣息於朔野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大皇既沒幼主莅朝姦回肆虐景皇聿興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鍾離斐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為公卿樓玄賀邵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存爰及末葉羣公既

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患皇家有土崩之釁曆命應化而微王師蹶運而發卒散于陣民犇于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公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

辨亡論下篇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而奄有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劉公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叡達懿度弘遠矣其求賢如不及恤民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偪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

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宮菲食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已納謨士之算故魯肅一面而自托士燮蒙險而效命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跼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登壇慷慨歸魯子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謀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

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闕粗修雖醲化懿綱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邦之具亦足以為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兵練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巨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敦率遺典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或曰吳蜀脣齒之國蜀滅則

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葢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啟行不過千夫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天子總羣議而諮之大司馬陸公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荆揚而爭舟楫

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逮步闡之亂
憑寳城以延强寇重資幣以誘羣蠻于時大邦之衆雲
翔電發懸旍江介築壘遵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
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
溝高壘案甲養威反虜踠跡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强
寇敗績宵遁喪師大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
同捷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
警封域寡虞陸公沒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夫太

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為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玄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為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徳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捨其參者也夫四州之萌非無衆也大江之南

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是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巳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沖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烽一作烽 莞作莧 志作 耀作輝 弘作

深效作致謨作謀兵
練作民練萌作氓

五等諸侯論 機以聖王經國義在封建因採其遠指著五等論 載文選晉書

夫體國營治先王所慎創制垂基思隆後葉然而經略不同長世與衎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於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曠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曠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並建五長所以弘其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財

其親疎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磐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知其為人不如厚已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於悅下為已在乎利人故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是以分天下以厚樂則已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得與之共害利博而恩篤樂遠則憂深故諸侯享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矣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政九服之民知有定

主上之子愛于是乎生下之體信於是乎結世乎足以敦風道衰足以禦暴故强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士無所寄霸王之志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治主尊賴羣后之圖身譬猶衆目營方則天網自昶四體辭難而心膂獲乂蓋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夫盛衰隆敝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愿法期於必諒明道有時而闇故世及之制敝於强禦厚下之典漏於末折侵弱之釁遘自三季陵夷之禍終于七雄昔者

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旦目涉商人之戒文質相濟損益有物故五等之禮不革於時封畛之制有隆焉爾者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算乎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敝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具也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其翼戴及承微積敝王室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事勢使之然

歟降及亡秦棄道任術懲周之失自矜其得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國憂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其害雖速亡趣亂不必一道顛沛之釁實由孤立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經國之大徳知陵夷之可患闇土崩之為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國乏令主十有餘世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一朝振矜遠國先叛故强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豈劉項之能闚闢勝廣之敢號澤哉借使秦人因循其制雖則無道有與共弊覆滅之禍

豈在曩日漢矯秦枉大啓侯王境土踰溢不遵舊典故賈生憂其危晁錯痛其亂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民之力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漏網皇祖夷於黥徒西京病於東帝是蓋過正之菑而非建侯之累也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亾秦之軌矣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遵

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僅及數世姦宄充斥卒有强臣専朝則天下風靡一夫縱橫則城池自夷豈不危哉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征鼙震於閫宇鋒鏑流于絳闕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治待亂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豈若二漢階闥蹔擾而四海已沸孽臣朝入而九服夕亂哉遠惟王莽簒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然周以

之存漢以之亾夫何故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爾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讐之手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王室然上非奥主下皆市人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弑之禍民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主暴君有時比跡故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守皆以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為治

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連屬咸述其職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鬻官之吏以貨準才則貪殘之萌皆如羣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為已思治郡縣之長為利圖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修已安民良士之所希及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是故侵百姓以利已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君無卒歲

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爲己土衆皆我民民安已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爲上無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之義使其並賢居治則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然則探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

營治晉書作經野先王作王者曠作廣在作存同憂作同愛世及作傳世體信作禮信愿作原經國作萬國弊作亾邦作國弑作殺夜作慕治並作政致治作興化以治待亂作以安待危民並作人一作庶作衆　宣王五臣作鴈宣萌作氓

漢高祖功臣頌 載文選

相國鄼文終侯沛蕭何相國平陽懿侯沛曹參太子少傅留文成侯韓張良丞相曲逆獻侯陽武陳平楚王淮陰韓信梁王昌彭越淮南王六黥布趙景王大梁張耳韓王韓信燕王豐盧綰長沙文王吳芮荆王沛劉賈太傅安國懿侯王陵左丞相絳武侯沛周勃相國舞陽侯沛樊噲右丞相曲周景侯高陽酈商太僕汝陰文侯沛夏侯嬰丞相潁陰懿侯睢陽灌嬰代丞相陽陵景侯魏

傅寬車騎將軍信武肅侯靳歙大行廣野君高陽酈食其中郎建信侯齊劉敬大中大夫楚陸賈太子太傅稷嗣君薛叔孫通魏無知護軍中尉隨何新城三老董公棘生將軍紀信御史大夫沛周苛平國君侯公右三十一人與定天下安社稷者也頌曰

芒芒宇宙上墋下黷波振四海塵飛五岳九服徘徊三靈改卜赫矣高祖肇載天祿沉跡中鄉飛名帝籙慶雲應輝皇階授木龍興泗濱虎嘯豐谷彤雲晝聚素靈夜

哭金精仍頹朱光以渥萬邦宅心駿民效足堂堂蕭公
王蹟是因綢繆㪅后無競惟人外濟六師内撫三秦拔
奇夷難邁德振民體國垂制上穆下親名蓋羣后是謂
宗臣平陽樂道在變則通爰淵爰嘿有此武功長驅河
朔電擊壤東協策淮陰亞蹟蕭公文成作師通幽洞冥
永言配命因心則靈窮神覩化望景揣情鬼無隱謀物
無遁形武關是闢鴻門是寧隨難滎陽即謀下邑銷印
惎廢推齊勸立運籌固陵定策東襲三王從風五侯允

集霸楚實喪皇漢凱入怡顏高覽彌巽鳳戢託跡黃老辭世却粒曲逆宏達好謀能深游精杳漠神跡是尋重玄匪奧九地匪沉伐謀先兆擠響于音奇謀六奮嘉慮四迴規主于足離項于懷格人乃謝楚巽實推韓王宮執胡馬洞開迎文以謀哭高以哀灼灼淮陰靈武冠世策出無方思入神契奮臂雲興騰跡虎噬凌險必夷摧堅則脆肇謀漢濱還定渭表京索既扼引師北討濟河東魏登山滅趙威亮火烈勢踰風掃拾代如遺偃齊猶草

二州肅清四邦咸舉乃眷北燕遂表東海克滅龍且爰
取其旅劉項懸命人謀是與念功惟德辭通絕楚彭越
觀時弢迹匿光民具爾瞻翼爾鷹揚威凌楚域質委漢
王靖難河濟即宫舊梁烈烈黥布耽耽其眄名冠强楚
鋒猶駭電覩幾蟬蛻悟主革面肇彼梟風翻為我扇天
命方輯王在東夏矯矯三雄至于垓下元凶既夷寵禄
來假保大全祚非德孰可謀之不臧舍福取禍張耳之
賢有聲梁魏士也罔極自貽伊媿俯思舊恩仰察五緯

脫蹟違難披榛來洎改策西秦報辱北冀悴葉更輝枯
條以肆王信韓孽宅土開疆我圖爾才越遷晉陽盧綰
自微婉孌我皇跨功踰德祚爾輝章人之貪禍寧為亂
亡吳芮之王祚由梅鋗功微勢弱世載忠賢肅肅荆王
董我三軍我圖四方殷薦其勛庸親作勞舊楚是分往
踐厥宇大啟淮湞安國違親悠悠我思依依搯母既明
且慈引身伏劍永言固之淑人君子寔邦之基義形於
色憤發於辭主亡與亡永命是期絳侯質木多略寡言

曾是忠勇惟帝攸歎雲騖靈丘景逸上蘭平代禽豨奄有燕韓寧亂以武斃吕以權滌穢紫宮徵帝太原實惟太尉劉宗以安挾功震主自古所難勲耀上代身終下藩舞陽道迎延帝幽藪宣力王室匪惟厥武總干鴻門披闥帝宇聳顔誚項掩淚寤主曲周之進于其哲兄俾率爾徒從王于征振威龍蜕攎武墉城六師寔因克荼禽黥猗歟汝陰綽綽有裕戎軒肇蹟荷策來附馬煩轡殆不釋擁樹皇儲時乂平城有謀頼陰鋭敏屢為軍鋒

奮戈東城禽項定功秉風藉響高步長江收吳引淮光啓于東陽陵之勛元帥是承信武薄伐揚節江陵夷王殄國俾亂作懲恢恢廣野誕節令圖進謁嘉謀退守名都東規白馬北距飛狐即倉敖庾據險三塗輶軒東踐漢風載徂身死于齊非說之辜我皇寔念言祚爾孤建信委輅被褐獻寶捐明周漢銓時論道移帝伊洛定都鄼鎬柔遠鎮邇寔敬攸考抑抑陸生知言之貫往制勁越來訪皇漢附會平勍夷凶翦亂所謂伊人邦家之彥

百王之極儁章靡存漢德雖朗朝儀則昏稷嗣制禮下
肅上尊穆穆帝典煥其盈門風睎三代憲流後昆無知
叡敏獨昭奇蹟察倖蕭相貺同師錫隨何辯達因資於
敵紓漢披楚維生之績皤皤董叟謀我平陰三軍縞素
天下歸心袁生秀朗沉心善照漢旆南振楚威自撓大
略淵回元功響效邈哉維人何識之妙紀信誑項軺軒
是乘攝齊赴節用死孰懲身與煙消名與風興周苛慷
慨心若懷冰形可以暴志可以凌貞軌偕沒亮蹟雙升

帝疇爾庸後嗣是膺天地雖順王心有違懷親望楚永言長悲侯公伏軾皇媼來歸是謂平國寵命有輝襃風過物清濁效響大人于興利在攸往弘海者川崇山惟壤韶濩錯音袞龍比象明明衆哲同濟天網劍宣其利鑒獻其朗文武四充漢祚克廣悠悠遐風千載是仰慮作聲于足作以足哭作送烈作列惟德作一推德輝作耀守作官憮作慨天地作天命

晉書限斷議

三祖實終為臣故書為臣之事不可如傅此實錄之謂

也而名同帝王故自帝王之籍不可以不稱紀則追王之義初學記

大田議

臣聞隆古之主不改法而下治陵夷之世不易術而民怠夫商人逸而利厚農人勞而報薄道農以利則耕夫勸節商以法則游子歸

丞相箴

夫導民在簡為政以仁仁實生愛簡亦易遵網疏下

睦禁密巧繁深文碎教伊何能存故人不可以不審任不可以不忠捨賢昵讒則喪爾邦且偏見則昧專聽悔疑耳目之用亦各有期夫豈不察而帷牆隔之矜己任智是蔽是欺德無遠而不復惡何適而不追存亡日鑒成敗代陳人咸知鏡其貌而莫能照其身

孔子贊

孔子叡聖配天弘道風扇玄流思探神寶明發懷周興言謨老靈魄有行言觀蒼昊清歌先誠丹書有造

王子喬贊

遺形靈岳顧景忘歸乘雲倏忽飄颻紫微

毛詩古音攷載管叔鮮贊公旦居攝三監叛亡武放武殛并禍武庚

吳大帝誄

我皇明明固天寔生體和二合以察三精濯暉育慶懷祥載榮率性而和因心則靈厥靈伊何克聖克仁茂對四象克配乾坤齊明日月攷祥鬼神誕自幼沖歛揩宿照甄化無形探景絶曜巍巍聖姿文武既俊有覺德徽兆民欣順將熙景命經營九圍登蹟岱宗班瑞旟圻上

玄匪惠蚤零聖暉神廬既考史臣獻貞龍輴啓殯霄載

紫庭辰旒飛藻凶旗舉銘崇華熠爍翠蓋繁纓千乘結

駟萬騎重營簫鼓振響和鑾流聲動軨閶闔永背承明

顯步萬官幽驅百靈隨化太素即宮杳㝠億兆同慕泣

血如零

愍懷太子誄

明明皇子成命既駿保乂皇家載生淑亂茂德克廣仁

姿朗儁當克無彊光紹有晉如何不弔暴離咎覲曾是

遘愍匪降自天肇傾運祚遂喪華年嗚呼哀哉沉雲既祛日月增暉靈寵可贈宪魂難追舊物東反靈柩西歸傷我惠后寂焉翳滅銜哀駿奔凶服就列追慕徽塵興言斷絶敢誄遺風庶存芳烈其辭曰

巍巍魏皇基奕奕紫微有命既集天禄永綏篤生太子誕德承茂平紹大烈時惟洪胄奇穎發翹清藻在秀誕自幼蒙逮事武皇展矣太子播此瓊芳允矣聖祖無言不臧婉孌乘輿名裕德昌龍集庚戌日月改度赫赫明明

我皇登祚厥登伊何皇統是荷華紱重采翠蓋垂葩鸞旗阿那玉衡吐和聿來在宮體亮而誠肅雍皇極思媚紫庭亦既涉學遵師盛道何年之竗而察之蚤讜言必復乖義則考惟天有命太子膺之惟皇有慶太子承之當究遐年登茲胡耇緝熙有晉克構帝宇如何晨牝穢我朝聽仰索皇家惟臣明聖惴惴太子終溫且敬銜辭即罪掩淚祇命顯加放流潛肆鴆毒痛矣太子乃離斯酷謂天蓋高訴哀靡告鞠躬引分顧景摧剥嗚呼哀哉

凡民之喪有戚有姻太子之歿傍無昵親跼蹐嚴宮絶
命禁闈幽柩偏寄孤魂曷歸嗚呼太子生寃歿悲匹夫
有怨尚或殞霜矧乃太子萬邦攸望普天扼腕率土懷
傷精感六沴咎徵紫房爰茲元輔啟我令圖王赫斯怒
天誅靡逋攙槍叱掃元凶服辜仁詔引咎哀策東徂光
復寵祚紹建蘋孤於時暉服榮焉畢陳庭旅舊物堂有
故臣孰云太子不見其人嗚呼哀哉既濟洛川靈旆左
廻三軍悽裂都邑如憒慨矣寤歎念我愍懷

吳貞獻處士陸君誄

我聞有命天祿有秩如斯古人而有斯疾兄弟之恩離形合氣矧我與君年相亞逮綢繆之遊自矇及朗孩不貳音抱或同襁撫髫並育攜手相長行焉比跡誦必共響庶君偕老靈根克固附翼雲霄雙飛天路人皆年長君獨短祚穀則同朝逝矣先暮

吳丞相江陵侯陸公誄

根條伊何苗黃裔舜長發有祥貽我作眉劉王負險寇

我西鄰公侯赫怒干戈啟陳金鉞鏡日雲旗降文元玉隕難鯨鯢墜鱗戎漠時殪方域清塵

吳大司馬陸公誄

我公承軌高風肅邁明德繼體徽音奕世昭德伊何克俊克仁德周能事體合機神禮交徒僕敬睦白屋躐踏曲躬吐食揮沐爰及鰥寡賑此惸獨孚厥惠和脫驂分禄乃命我公誕作元輔位表百辟名茂羣后因是荆人造我寧宇備物典策玉冠及斧龍旂飛藻靈鼓樹羽賫

文殊塗百興行徹人玩其華鮮識其實於穆我公因心則梧經綸至道終始自結德與行滿美與言溢

晉劉處士參妻王氏夫人誄

猗猗嘉穎朝陽方翹烈風嚴霜殞此秀條璇璣倏忽四序競征清商激宇蟋蟀吟樞

吳大司馬陸公少女哀辭

冉冉晞陽不遂其茂暉暉芳華彫芳落秀遵堂涉室髣髴與想人皆有聲爾獨無響

弔魏武帝文　并序　載文選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游乎祕閣而見魏武帝遺令愾然歎息傷懷者久之客曰夫始終者萬物之大歸死生者性命之區域是以臨喪殯而後悲覩陳根而絶哭今乃傷心百年之際興哀無情之地意者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機答之曰夫日蝕由乎交分山崩起於朽壞亦云數而已矣然百姓怪焉者豈不以資高明之質而不免卑濁之累居常安之勢而

終嬰傾離之患故乎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已而格乎上下者藏於區區之木光于四表者翳乎蕞爾之土雄心摧于弱情壯圖終於哀志長算屈於短日遠跡頓於促路嗚呼豈特瞽史之異闕景黔黎之怪頽岸乎覩其所以顧命冢嗣貽謀四子經國之略既遠隆家之訓亦弘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於小忿怒大過失不當效也善乎達人之讜言矣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

以累汝因泣下傷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同乎盡者無餘而得乎亡者無存然而婉孌房闥之内綢繆家人之務則幾乎密與又曰吾婕妤妓人皆著銅雀臺於臺堂上施八尺牀張繐帳朝晡上脯糒之屬月朝十五日輙向帳作妓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為學作履組賣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别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既而竟分焉亡者可以勿求存

而獨奏進脯糒而誰嘗悼繐帳之冥漠怨西陵之茫茫登雀臺而羣悲眝美目其何望既睎古以遺累信簡禮而薄葬彼裘紱於何有貽塵謗於後王嗟大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覽遺籍以慷慨獻茲文而悽傷

弔蔡邕文

彼洪川之方割豈一簣之所堙故尼父之恵訓智必愚而後賢諒知道之已刦曷信道之未堅忽甯子之保己效萇叔之違天冀澄河之遠日忘朝露之短年

晉平西將軍孝侯周處碑

鼎按元康七年周處戰死陸機于太安二年見殺明年永興元年正月改永安七月又改建武今處碑乃云建武元年追贈太興二年葬則贈時機亡年餘矣而太興為東晉元帝年號相距猶遠其文當非機作也碑集王羲之字見在宜興

君諱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也氏胄纂興煥乎墳典華宗往茂鬱其簡書啟三十之洪基源流定鼎運八百之遠祚枝葉封桐軒蓋列於漢庭蟬冕播於陽羨二南之價傳不朽而紛敷大護之音聲無徵而必顯山高海淵

其在斯焉祖賓少折節登亡吳初名諮議參軍舉郡上計轉為州辟從事别駕步兵校尉光禄大夫廣平太守父魴少好學舉孝廉吳寧國長奮威長史懐安錢塘縣侯丹陽西部屬國都尉持節校尉拜裨將軍三部都督太中大夫臨川豫章鄱陽太守晉故散騎常侍新平廣漢二郡太守封關內侯簪紱揚名臺閣標著風化之美奏課為能亭亭孤美灼灼横劭狥高位於生前思垂名於身後遂以罕言不違應期出輔洋洋之風俯冠來葉

巍巍之盛仰繼前賢君乃蚤孤不弘禮制年未弱冠膂力絶於天下妙氣挺於人閒騎獵無疇時英式慕縱情寡偶俗弊不忻鄉曲誣其害名改節播其聲譽遂來吳事余厥弟譙然受誨向道朝聞方勵志而涇詩書便好學而尋子史文章綺合藻思羅開吳朝州縣交辟太子洗馬東觀左丞中書右丞五官郎中左右國史靖恭夙夜恪居官次遷尚書僕射東觀令太常卿無難督匡熙庶績朝廷謚寧使持節大都督淦中京下諸軍事封

章浦亭侯國猶多士君實得賢汪洋廷闕之傍昂藏寮
寀之上射獸功猶見顯刺䖸名乃遠揚忠劉道自克修
義節情還永布琳瑯梓杞珪璧棟梁君著默語三十篇
及風土記并撰吳書於是吳平入晉王渾登建業宮釃
酒既酣乃謂君曰諸人亡國之餘得無戚乎君對曰漢
末分崩三方鼎立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國之戚豈惟
一人渾乃大慙仕晉稍遷總統初入拜諮議郎除討虜
護軍新平太守撫和戎狄叛羌歸附雍土美之轉為廣

漢太守郡多滯訟有經三十年不決者處以評其枉直一朝決遣以母年老罷歸尋除楚內史未之官徵散騎常侍處曰古人辭大不辭小乃先之楚而郡既經喪亂新舊雜居風俗未一處敦以教義又撿尸無主及白骨在野收而葬之然後就徵遠近稱嘆及居近侍多所規諷遷御史中丞正繩直筆凡所糾劾不避寵戚梁王肜違法處深文案之及氐人齊萬年反朝臣惡其強直皆曰處吳之名將子也忠烈果毅廼僚振肅英情天逸遠

性霞騫陜北留棠遂有二天之詠荆南度虎猶標十部之書尋轉散騎常侍輕車將軍迴輪出於新平士女揮淚褰帷望於廣漢雞犬靡喧振兹威略宣其惠和晉京遥仰部從迎欽是時氐賊作逆有衆七萬屯於梁山朝廷推賢以君才兼文武詔授建威將軍以五千兵奉辭西討忠概盡節不顧身命乃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策馬觀西戎藜藿甘粱黍期之克令終言畢而戰自旦及暮斬首萬級絃絶矢盡畨系不救左右勸退處按劒怒曰

此是吾効節授命之日何以退爲大臣以身徇國不亦可乎韓信背水之軍未遑得喻工輸縈帯之勢蚤擬連蹤莫不梯山架壑襁負來歸戎士扞其封疆農人展其耕織秋風才起追戰虜於雷霆春水方生揮鋤同於雲雨立功立事名將名臣者乎元康九年舊疾增加奄捐館舍春秋六十有二天子以大臣之葬師傅之禮親臨殯壞建武元年冬十一月甲子追贈平西將軍封清流亭侯謚曰孝禮也賜錢百萬葬地一頃京城地五十畝

為第又賜王家田五頃詔曰處毋年老加以逆旅遠人
朕每憫念給其醫藥酒米賜以終年以太興二年歲在
已卯正月十日葬於義興舊原南瞻荆岳崇峻極之巍
峩北睇蛟川濬清流之澄澈娶同郡盛氏有四子靖玘
札碩並皆志性純孝過禮喪親墳前之樹染淚先枯庭
際之禽聞悲乃下遂作銘曰
周南著美岐山表靈葉繁漢室枝茂晉庭皎皎夫子奇
特播名幼有異行世存風烈蚤馳問望晚懷耿節頗尚

豪雄昇名禁闥捨爵策勲允歸明哲輝赫大晋封豕多故式揚廟略克清天步海濵既折江淮並沂漢水作藩條章斯布俗歌揆日人謡何暮忠貞作相追蹤絳侯將亭嘉茂遽掩芳猷潛光陽甸返旆吴丘舊闗雖入鄉路寘浮鐫兹幽石萬代千秋

陸遜碑銘叙

魏大司馬曹休侵我北鄙乃假公黄鉞統御六師及中軍禁衛而攝行王事主上執鞭百司屈膝吴志注

要覽三卷自序

直省之暇乃集要術三篇上曰連璧集其嘉名取其連類中曰述聞寔述余之所聞下曰析名乃搜同辨異

顧譚傳

宣太子正位東宮天子方隆訓導之義妙簡俊彥講學左右時四方之傑畢集太傅諸葛恪等雄奇蓋衆而譚以清識絕倫獨見推重自大府范慎謝景羊徽之徒皆以秀稱其名而悉在譚下 吳志注

西晉文紀卷十五